

道者究心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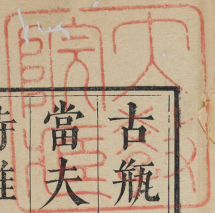
9 170 1 2 3 4 5 6 7 8 9 180 1 2 3 4 5 6 7 8 9 190 1 2 3 4 5 6 7 8

C40-4514

了翁上座請大猷及有
家書置武州紫雲山
我微與諸院庠府中永
為學者不敢許山院內
當山二世鐵正機謹誌



B 64853



古瓶山牧道者究心錄序

當夫十方虛空悉皆消隕之
時誰能發真歸元通體徹悟
倒用魔王印追大軍於藕絲
孔中全提金翅威取毒龍於
死海底者乎若夫牧道者

序

一

之退介和尚也啐啄同時當
陽囑付如鴻毛御順風如巨
魚縱大壑自車溪一枝佛法
爲橋李五葉嫡傳者從此須
臾咨決併擔齊挑矣牧道者
之頌古詩偈橫說豎說也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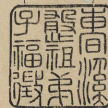
提祖案拂拭宗風如枯樹垂
滋葳蕤妙葉如寒禽扇旭下
上瓊音衝口信筆總在無可
思議中謂之不曾道著一字
一句可矣牧道者之轉一筋
一換一頭面也初當紱冕侍

荷現生華胄簪纓旣當陵谷
滄桑應化黃堂綰綬究竟就
威音王那畔聳身進十八變
竿頭良由向上一著心到無
心究到無究安到無安話到
無話彌天識網不遮智慧燈

匝地情濤不汨性命蒂仍還
牧道者本來面目脫然三界
外縱橫手眼於世出世間是
所贊歎也

康熙壬寅仲夏望日國子司
業曹溪慙祖弟子福徵譚

貞默槃談撰



牧道者究心錄序



自鷲嶺拈華飲光微笑而毗
耶離主人以一默入不二法門
緇耶素耶願以所慕此古
今在家出家平心正法眼藏
之始也繼此如李駙馬楊侍郎

眉山豫章無盡無垢諸公代
有傳人指不勝屈大抵現宰
官居士之相具超佛越祖之機
方可處塵勞而作佛事居
火宅而為道場迹來正法如
懸絲弄影者以實法綴繫人

不雜經宗非魔以外遊戲者向
文字邊討消息見聞知解塞
自悟門橋李項牧公身膺盡
壽心契真乘冷系博山天界之
門久蒙印可求後向金剛拄杖
頭發明心地究心錄源流拈頌

橫拈倒用教活隨宜真能不壞
世間相而得實相者也濟下一
燈自徑山範祖而下雪巖斷橋
分枝並秀介老和尚門多龍象
而無情說法因緣特許牧公余
笑語晦公汝家苦年何太守稱

斷橋出於兒孫亦其例矣余未
見牧公以見究心錄始見牧公然
余見牧公則不見究心錄而是
牧公何以故他人見將謂說究
心法畢竟如何多子壻前淨
名會上覓心了不可得何處更

著語言文字也

康熙八年己酉冬長至日鹽官

法弟行純范驤樂誥撰并

書



古瓶山牧道者究心錄目次

像贊和尙傳

佛序身猶若示衆壁匪礙魔機緣通五采莫喻

萬拈古無間繚素盡具此宗歸根得旨名異實同

嗟頌古孰躡芳踪見賢思齊今茲牧公青庚戌

源流頌湯弘覺老入題於江都東隱丈室

偈頌

書問

雜著

空門珍重法道此

謝善

書問

謝善

謝古

謝古

卓

示衆

謝衆

謝贊

專

古謝山外眞音空心藏目穴

新增像讚

木陳忞和尚贊

佛真濂身猶若虛空墻壁匪礙廓落匪通五采莫繪
萬象普融無間縑素盡具此宗歸根得旨名異實同
嗟哉龐老孰躡芳踪見賢思齊今茲牧公 昔庚戌
暮春之吉平陽弘覺忞老人題於江都東隱丈室

玉林琇和尚贊

名臣之後以躬行聞於鄉復廻向空門珍重法道此
世間全德人也王臣之囑受記靈山久矣

天目頭陀題

聞昔少年時便訪諸禪老久信人生浮去官寧不早
所厭非榮華所戀非枯槁爲盡平生懷心空事叅討
投機悟既深無情說偏好相證在逢人住山寧草
山中歲月長雲石盈幽抱閒坐果何爲誰將是非考
同里弟王庭題

豈必林泉癖公餘自委蛇松濤喧茗具琴語隔溪花
揮塵標羣鹿科頭罷晚衙石牀饒異卉鶴舞拂雲斜
西陵社弟戴京曾
以世間法爲襄毅公象賢之昆以出世間法爲斷橋
倫滅法眼之孫錦繡場中掉臂而過阿梨樹下踞坐

稱尊笑他護雪鶯兒成底事會看擎海取龍吞

鹽官法弟行純范驤拜題

僧非僧兮俗非俗三眼摩醯看不足風雷爲舌語驚
時雪玉在躬清可掬有時分虎符鯨海波平有時拈
麈尾天魔膽肅法道垂秋袒肩續夫是之謂次庵長
老瓶山老牧
法弟弘散拜題

金粟如來居士身和光混俗繼燃燈青獅忽現宰官
相四海依然長老稱胸襟流出蓋乾坤馬駒腳下
徧兒孫但於善財巡禮偈當年豈例是沙門

後學道泰拜題

老漢生平作略太煞過人一頭遠繼瓶山七世之芳
躡巍巍乎朝塾傳宣德政近紹蠡湖萬頃之洪波洋
洋乎一肩橫荷宗猷栗棘金圈拋來擲去白芻紫綬
全放全收更要人識伊面目倚松坐石突出雙眸全
日撞着不肖兒孫一昔洩漏蓋代之風流

嗣法門人機峻百拜敬題

古瓶山牧道者小影



自題

只這觚臉迴沒回互上無攀仰一無所慕下絕已
躬一無所妬道僧不僧道俗不俗有時孤峰頂上
獨宿有時十字街頭接人有時遊戲金馬門有時
蹴踏青獅窟溪溪處佛聖難窺密密處處魔外罔測
話未問時當頭截腳未跨時劈面喝豎起吹毛凜
凜貴圖眼中出屑疑似善慧甘贊之體裁却如布袋
普化之作用傳不傳之心印振丕振之綱宗經
行坐臥道合其中波澄月現風虎雲龍

咄

附松石圖卷像贊

牧雲門和尚贊

折蘆庵裏曾相見此日卷中重對面分明只是項牧
公胡然頂相看來變臨風捉麈愛談玄宦海生涯渾
不羨牧得牛來性已馴悠然水草溪山徧交游半在
青雲端憶同拜手黃金殿桃花流水自年年春風捲
幙飛雙燕子規聲中呼客歸慙慙又聽黃鸝囀瓶山
堂上坐題詩身世冷觀真露電 梧山牧老人草

覺浪盛和尚贊

飛蚊上鐵牛拍手笑無休一卷伏羲未畫一琴黃帝

未調二豎天聾地啞羸得松石爲儔杖人不合點破
太洩牧公風流 戊戌佛降誕日臯亭浪杖人盛題

本師和尚贊

裴休請黃蘗安名長髭求南嶽點眼今日牧公乞金
明題像者三箇漢不論是緇是素好與二十拄杖何
故咏松下石邊橋流水響 已亥冬季蠡湖進老僧
手書

一初元和尙贊

德超勳貴行壓張王手拈塵拂力挽頽綱傳臨濟正
宗分明同杲日磨蠡湖曲調兮聲徹諸方牧法姪勿

囊藏搭起袈裟鐵脊梁從教嫩桂永昌昌 癸卯夏
日永正元道人題

此牧公親翁廼項襄毅公家孫爲大金吾蘭齋公
喆嗣值滄桑而櫻竒難去世爵而守清漳全活輯
宣奏最解綬釋瑞鵲之宦署返端本之

賜廳夙契宗乘徹圓智證得天界金明之入室衣
拂淵源合儒禪祖印之嫡傳箕裘超邁說偈迭揚
於緇素賡歌蚤溢於甘棠

揮塵科頭處條條松菊林勳銘丁令鶴禪契子牙琴
風月傳衣偈雲霞說項吟縹緗貽玉樹身世越當今

東臯譚貞默

此老面似生鐵之堅硬心如皓月之圓明兀坐於片石巖傍而樂四時景况放懷於長松樹下而觀萬物性情噫無形之形今本不可形無名之名今本不可名愚又豈肯矢上加尖而點污吾兄清白之家聲

匡山五乳同門弟笑雲旭

謝塵容而處巖谷逍遙乎方袍頭禿若非道氣與高懷曷爲乎三徑清風肅肅

硯民褚廷琯題

淵明境界摩詰胸中逃儒歸釋信解無窮法眼視之

知是肉身羅漢眷屬相看還喚牧公牧公

一味道人同門真覺贊

治中別駕淹其才白石清泉寫其趣游神乎天而天爲之縱馳譽乎世而世爲之遇目炯炯若巖下電胸英英若澤中澍襄毅履傳君能右步公保符懸君能左顧嘯傲金紫間蕭散瞿曇附拈花喻風旛之義夢槐醒水輪之路棒喝嘻嘻絲綸注注唳斯牧翁者乃竺乾之彌雲閣閱之時雨出則爲巨鼎以調羹止則馭三車而飲乳

世通家小弟駱雲程題

羨君不與世同流一種清姿品自修卸脫簪纓償夙志提持塵拂豎弘猷寰中未願酬人識物外寧甘任獨幽矯矯生平誰得似尋求知己許相投

同門法弟真鑒贊

大哉居士閱世出世機眼盡空反爲聲勢高坐長松不談真諦目曠神怡追風良驥

新安同門弟真璨贊

有大居士曰維牧翁現宰官身示比丘容七橫八豎游戲虛空裴公德望龐老高風各各長篇短什雖極力贊歎而又何足以盡公

通家教弟施博拜題

怡神天際外所向不遺踪金明親指顧動靜悉從容
龍淵同門弟圓法題

千載高名羨釣臺拂衣中歲賦歸來溪邊早證文忠偈堂上曾聞清獻雷白塵橫拈風卓朔烏藤倒卓座崔嵬每懷法道今寥落全賴渠儂力挽回

同門法弟真炯贊

個漢經文緯武鐵骨稜稜謂是宮保襄毅公七世孫嗣爵執金吾臨政治民底賢宰官却被他換却眼睛謂是傳臨濟正宗三十二世嗣法金明底大居士亦

被他換却眼睛卽謂世出世間摸他不著佛祖位中
籠他不住茶烟鶴舞漏泄家風水峙橋流知音有幾
總被他換却眼睛畢竟如何請向丹青繪不到處諸
大善知識及學士先生贊歎不及處更須著眼咄又
是一層

法弟羅開驊拜題

我夫子曰繪事後素且道未繪以前如何名目任尔
僧繇也難描摹雖然如是不妨向筆尖頭上示宰官
身現比丘相如月臨水隨緣應赴卽今展卷覲面握
麈尾而燕坐者又是阿誰咄元來是吾樵李法兄項

公老牧

峽汜法弟田徹拜題

百年無爲維君子耻百年有爲道所戒止荷歟牧公
有無爲濟克紹厥家陸沉斯世曰仕曰隱綽有餘裕
而貌屹然足以勝其所負而懷超然斯以表其所悟
望如木鷄龍象攸踞松石之間與我稅處翠竹黃花
真照殊契是誠得乎精進之功匪徒有於游揚之譽
予試品之以爲托蓮社之劉遺民沉三航之龐安常
也耶

雁湖弟蔣之翹拜題

巍然上品暫佐黃堂望隆丹嶼澤被清漳公餘適性
山水爲盟觀松示操翫石比貞攜琴與鶴舒卷雲烟
快哉牧翁翩翩若僊功成名立歸而盤桓羲皇身際
永矢弗諼

古勾寅弟王顯謨

漳州二府

意欲買山隱徵圖帝眷賒庭閒驅五馬塵拂演三車
駕鶴凌霜月攀虬踞晚霞任他逢處說談笑醉黃花
辛卯春古揚寅弟石瑋題

漳州司理

坐覽丹霞勝清光入畫圖風流真別駕解脫類維摩
官舍芝田鶴家山果下駒未須梅尉逸卷幔卽蓬壺

華亭社弟周茂源

漳州賈諒

怡神者壽食氣者仙維余叔氏湛止秋淵宦成漳海
拂袖歸田五湖彭澤心寄霞巔聿光大吾前人之家
乘振後起者之數十傳

侄景襄拜贊

撰述

牧道者小像

古瓶山牧道者究心錄

嗣法門人機峻等編

八月望小叅毘耶不二門百川應倒流法界不容身
千聖覷不破截斷意根已成階級塞却咽喉轉見周
遮明明麗天皓月印長空明明匝地清風有何極淨
裸裸赤灑灑全承者箇神力不在別處流轉但凡夫
信不及奚得自輕而退屈所以有情則動轉施爲無
情則森羅顯煥縱使去來不以象動靜不以形猶未
究竟如今瓶山拄杖指魚化龍點鐵成金更若不會
化作無邊身菩薩十方各趣悉皆普現去也還見麼

衆兄弟見則且置正當恁麼時一句作麼生良久云
八月秋何處熱拽杖下座

示衆瀉嶺牧牛立沙見虎無物堪比倫象骨輓毬禾
山打鼓兩手相分付行棒行喝揭示妙淨明心拽石
搬土顯露摩醯首眼從無住本建一切法運無功用
辦一切事隨所作心應所知量透過關者掉臂而行
未透關者葛藤窠裏埋沒且道不涉形名一句如何
通信一塵纔舉起全體現優曇卓杖下座

示衆舉黃龍心禪師因黃山谷乞指徑截處龍曰祇
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太史居

常如何理論公擬對龍曰是不是公迷悶不已一
日侍龍山行時巖桂盛放龍曰聞木樨花香麼公曰
聞龍曰吾無隱乎爾公釋然師曰黃龍與麼道祇解
旁通話跡繞路指踪猶未直捷瓶山今日掃除文字
迫脫根塵爲諸兄弟拈出具眼者辨取以拄杖卓一
下曰還見麼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花
示衆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
照破山河萬朶衆兄弟一眼觀天兩腳踏地且道明
珠在甚麼處良久云春在艸頭上王孫幾箇知
示衆拈起拂子云者裏薦得猶是法身邊事直饒皓

月行空湧沒自在也未夢見法身向上事須知有冰
楞上走馬劒刃上翻身若識此人行腳事畢

誕日示衆有物無形先天地生能爲萬象主不逐四
時周諸兄弟什麼物恁麼奇特舉拂子云露

付坦菴峻上座衣拂小叅鷄足峰前披坐大庾嶺上
持來瓶山今日拈出事不獲已弗免從頭註破瓶山
昔年初叅博山得其毛次於海內叅見三十餘員尊
宿得其皮骨末後在金明上介下菴本師和尚處得
其髓方敢承受此衣不欲囊藏和盤托出但此衣固
非形相之可拘亦非情識所能測非獨伶俐仙陀看

卽有分便是諸佛出來也不敢正眼覷著今日撞著
牙如劍樹口似血盆箇無面目漢汝在諸方叅得的
與我拋却舉拂云向這裏道將一句來峻禮拜云金
香爐下鐵崑崙師打一拂子云更須珍重遂付衣拂
源流師復囑云試看黃梅七百僧信衣三鼓付盧能
心心相印何縑素祇貴當人正眼明喝一喝下座
示衆炎炎得意事一過輒生涼清真寂寞心愈久偏
生味只貴見地穩實等閑豈曰平常遂舉扇曰若喚
作扇子入地獄如箭射叅

示衆端本堂與諸人說法了也濶子松風濤滾滾與

諸人說法了也栢樹子磊磊落落與諸人說法了也
還委悉麼如其未委拈拄杖擲下曰向者裏薦取
示衆舉南陽忠國師僧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國師
云與我過淨瓶來僧將淨瓶到國師云却安舊處著
僧復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國師云古佛過去久矣
師曰日上曉山黛青處處逢渠鳥音碎花影濃頭頭
撞著凍河發燄何妨寒灰死火枯樹敷花豈論春前
冬後南陽羅龍陷虎慣得其便這僧作家好與擊破
淨瓶使國師慊懽有分然據正眼看來國師只知量
邊事不識這僧問頭遂起身立云國師在這裏本身

在甚麼處大衆道道看

示衆有相身中無相身情與無情共一真霜月凌空
咸聖智何山松檜不青青久立珍重

示衆未離兜率且喜一半已降王宮觸途成滯夜覩
明星脫賺平人爲母說法猶涉唇吻靈山拈花未免
色塵迦葉破顏全呈管見瓶山與麼道還有與世尊
出氣者麼遂喝一喝云出羣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
獅子兒便下座

因事小參驀劄相逢無非正體擒縱卷舒不從他得
到這裏獨步丹霄清風明月不妨打開庫藏運出自

己家珍與佛與祖同德同仁竺乾維摩震旦華開同
拈同放乃至與龐蘊張無盡楊大年何密庵之輩同
一機用同一境照更有何事其或知見不清行履不
正未免被物所役直須一一透徹本有風光不墮凡
聖緇素之所滯礙不隨聲色語默之所流轉淨裸裸
赤灑灑全體與麼來全體與麼去豈不慶快也哉衆
兄弟還委悉麼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
示衆舉臨濟大師云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師拍
膝一下云且道是賓耶主耶照耶用耶還會麼域中
無向背闔外有威權

示衆云彩雲時復白錦樹曉還青浩歌聲自寂乾坤
一草亭舉拂子云惟有這箇不屬諸數還有識得渠
者麼師良久云你諸人在這裏覓甚麼椀便趂出
示衆舉瀉山示衆云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
牯牛左脇下書五字曰瀉山僧某甲當恁麼時喚作
瀉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是瀉山僧畢竟
喚作什麼卽得仰山禮拜而退師曰瀉山何異蝦爲
子曲仰山大似證龜作鼈各領三十棒若問瓶山畢
竟喚作什麼劈手披胸云吽吽且道與古人是同是
別

示衆舉止承渠力從緣尋舊蹊方春荷鈍鐸日暮還
灌畦箇中無限意端的有誰知時有僧出問云應如
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其心降伏不住時如何師厲聲
云是誰降伏

示衆瓶山有一則現成公案供養大眾只是領會者
少錯會者多便下座

示衆拈起拄杖云若不患盲一切俱見卓杖一下云
若不患聾一切皆聞若果聞果見世出世間打成一
片正偏回互賓主歷然坐斷一切差別初無動搖如
大日輪舉無遺照縱使德山臨濟到來也須退身有

分衆兄弟還會麼不是男兒多意氣只因曾踏上頭
關喝一喝下座

示衆鉢盂拄杖轉大法輪露柱燈籠立地聽且道露
柱燈籠聽箇什麼鉢盂拄杖說甚麼法不可以鉢盂
拄杖昧却露柱燈籠不可以露柱燈籠不明鉢盂拄
杖衆兄弟向這裏有箇會處露柱燈籠鉢盂拄杖更
無兩般脫或未然則佛句祖句賓主句翳然在目且
道如何得洞徹玄旨聾本來成現事切忌亂承當
示衆樹凋葉落體露金風如何說箇體露的道理拈
起拄杖云青山高峽吼白水響潺湲

示衆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卽今是什麼時節秋色依依秋虫唧唧出門盡寒山對面無相識瓶山與麼道汝等作麼生喝一喝示衆舉金陵寶誌垂語云終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玄沙備別云終日拈香擇火不知真箇道場師云金陵已露葛藤玄沙重下註腳一對無孔鐵錘可中有箇恰好且道誰是恰好舉手擺云明破卽不堪

一日僧問圓頂方袍佛之所制聞居士戴髮而被衣傳法未審出自何典師曰汝何出言之厲得無輕詆先聖者歟余雖識淺無辨請以盧行者事可憑之悉載傳燈所述唐咸亨二年五祖開法黃梅有居士姓盧名惠能叅謁五祖問曰汝自何來盧曰嶺南祖曰欲須何事盧曰惟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爲得佛盧曰人有南北佛性豈然遂令服勞杵臼之間後五祖告衆述偈機語冥符則衣法皆付時會下七百餘僧惟盧得旨三鼓祖告曰諸佛出世隨機大小而引導之遂有十地三乘頓漸等旨以爲教門然以

無上微妙秘密圓明真實正法眼藏付於大迦葉展轉傳授二十八世至達磨屈於此土得可大師承襲以至於今吾今悉付於汝汝可流布無令斷絕盧行者跪受衣法啓曰法則既受衣付何人祖曰昔達磨初至人未之信故傳衣以明法衣乃爭端止於汝身所謂受衣之人命如懸絲也且當遠隱俟時行化至儀鳳元年丙子正月八日盧寓法性寺風颺剝幡聞二僧對論盧以風幡非動動自心之句印宗法師竊聆邀徵風幡之義印宗執弟子禮乃告四衆曰今遇肉身菩薩指座下盧居士曰卽此是也因請出所傳

信衣悉令瞻禮至正月十五日會諸名德爲之剃髮然付衣法在先圓頂在後若果有緇素分別則不應五祖付盧居士衣鉢之典制并囑汝可流布無令斷絕之諄諄也明矣達磨四世孫華閑居士付法於曇邃禪師若干世又何密庵田素庵居士迺白雲度之子孫付法於和庵忠禪師若干世卽西京尼道溪乃芙蓉楷之嗣付法于奉聖才禪師若干世此出於少林佛祖世圖碑記班班可稽付衣表信傳法印心實無緇素相貌而繼紹也又明矣又不見世尊佛法付托國王大臣居士此非古今在家出家同得正法眼

藏之標榜未常獨限於圓頂方袍也昔常不輕菩薩
見人便禮拜曰吾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況
自唐迄今天下大宗匠咸出於盧行者之苗裔汝何
詆厲如此更一人有名呼不得無位可安排若不識
此人幸勿以居士而忽諸僧慙禮退

機緣

問如何是藏身處沒踪迹師云日落花無影如何是
沒踪迹處莫藏身師云風高樹有聲

一日途中遇又寒兄敘寒溫畢又寒問如何是臨行
一句師拱手曰請了相笑而別

問法身是有相無相師喝曰是有是無

問不離當處常湛然如何師云臥龍最怖碧潭清

問如何是涅槃門師曰此去福城五里

一僧譚及法門中事師曰者箇什麼所在說長道短
適值茶次僧指卓案上大小鐘碗曰大小不齊是如

何師曰一窑燒出相笑便行

問如何是本來身師曰風吹日炙

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師曰春來草自青月上已
天明

福嚴費和尚在嚴轆轤處應供如念兄邀往舟中叅
謁次如念曰此公在福建漳州府出仕費問曰幾年
上師曰庚寅七年費曰曾殺人麼師曰曾殺費曰殺
多少師曰一切總殺費曰忽遇同氣連枝交友投分
者作麼生師曰揀擇甚麼費曰怎不自殺師曰直無
下刃處費大笑師便禮退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指爐曰張銅爐似金曰此
意如何師曰霜風寒徹骨

問如何是道師曰步步踏著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鬧
市裏輓

一日坦菴重叅機語相投師問及叅詢行實次晨呈
行由師閱畢復索云還有麼坦云甚處猶少師卽棒
云不得放過

士問樹凋葉落體露金風意旨作麼生師曰徧界不
曾藏曰畢竟如何值童子邀請師曰瓶山騎佛殿領
供去也士禮拜

問那吒太子析肉還母析骨還父乃現本身爲父母
說法如何是本身師曰西風吹落葉萬樹盡皆秋
一日坦菴上座作●⊕⊕○相云中有一○能殺能
活能縱能奪未審是那○請大人點出專使呈上
師便扯破卽以原封示之

空諸法兄拈云坦公慣捋虎鬚一場漏逗瓶山正令
雖行未免憐兒不覺醜空諸又不然待云請大人點
出但向道且喜吾徒頭角已露看他怎生合煞并啓
云前在方丈中讀尊錄見坦公呈四圓相請大人點
出忍俊不禁謹述拈語呈似伏候賜棒次庵法兄猊

座○師開緘覽畢喚侍者將燈來侍者將燈至師便
連封燒却

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火裏鐵牛行曰意旨如
何師曰臂長衫袖短

問忽來忽去時如何師曰長江競渡舟曰不來不去
時如何師曰奇怪石頭擲似虎火燒松樹舞如龍
僧問洞山好佛祇是無光作麼生師微笑曰意旨如
何師曰笑中有刀僧禮拜師曰有眼如盲

古瓶山牧道者究心錄

全相

後學機峻等全錄

全元

拈古

舉雲門示衆云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
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惟我獨尊當時若見一
棒打殺與狗子喫糞圖天下太平雪竇云便與掀倒
禪牀

拈云老胡指天指地固是平常惟我獨尊翻成特

地雲門大似吹毛求疵雪竇好若牆倒衆人推雖
然牧道者恁麼批判衆兄弟還知諸大老接物利
生底手段麼驀拈拄杖畫一畫云殺人刀活人劒
舉龐居士問馬祖不昧本來人請師高著眼祖直下
覷士云一種沒絃琴惟師彈得妙祖直上覷士乃作
禮祖歸方丈士隨後入云弄巧成拙

拈云我不似馬祖委曲待他道不昧本來人請師
高著眼和聲便打不惟截斷葛藤抑且免伊弄巧
成拙

舉百靈問龐居士云石頭得力句曾舉似人否士云

亦曾舉似人來靈云阿誰士點胸云龐公靈云直是
妙德空生也讚歎不及居士却問百靈阿師得力句
曾舉似人否靈云亦曾舉似人士云阿誰靈戴笠便
行

拈云百靈勘驗龐公却被龐公勘驗雖然畢竟龐
公輸他一籌何故著賊也不知具眼者辨取

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作
一領布衫重七觔

拈云隔牆見角便知是牛隔山見煙便知是火直
饒恁麼地也未在須是有轉身一路始得忽有問

牧道者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只向伊道開收落葉
供茶鼎一曲松風到耳邊隨一喝云衆兄弟若見
得者一喝與趙州同叅其或未然各歸家去摸取
看

舉周金剛自造金剛經疏鈔自蜀出峽行至澧州路
上向一婆子買油糍點心婆問大師車上是甚麼文
字周二金剛經疏鈔婆云經中道過去心不可得現
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大德要點那箇心周不
能答

拈云當時若婆子問我要點那箇心但向云快將

油糍來待伊將至卽劈面便掌若能如是不惟壁
立真風亦令者婆子知我祖師門下別有生涯一
路

舉夾山善會禪師因有問如何是夾山境師云猿抱
子歸青嶂裏鳥啣花落碧巖前法眼道老僧二十年
只作境話會

拈云不作境話作麼生會拍手云婦搖機軋軋兒
弄口喁喁

舉洞山解夏上堂云秋初夏末衆兄弟東去西去直
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石霜云何不道出門便是草

同安云直饒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

拈云洞山一期逞俊爭知當地草溪堂中若有具眼者待老漢語未絕但呵呵大笑云少賣弄不惟勘破洞山亦乃坐斷石霜同安二大士舌頭更有一箇未欲舉破乃呵呵大笑歸方丈且道具什麼眼

舉石霜慶諸禪師因拈裴相國笏問云在官人手中爲笏在天子手中爲圭在老僧手中喚作什麼裴無對乃爲箇下

拈云石霜壓良爲賤裴公有理難伸諸人還知石

霜落處麼若也不知往往作名相是非得失會去牧道者云非但裴公不得名假使盡大地人來亦不得正眼覷著何故你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

舉前寶壽問後寶壽父母未生已前那箇是本來面目後寶壽因拈一日在市見二人相爭有一人相勸云你得恁麼無面目壽遂大悟

拈云擊竹見花頭頭築著本地風光洗鉢踢瓶物物全彰神通妙用還會他道得恁麼無面目處麼遂卓拄杖一下

舉僧問長慶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
慶云怕爛却那僧問睦州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
無答時如何州云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
人

拈云若問牧道者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
時如何對他道藏盡楚天月猶存漢地星

舉僧問風穴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穴云木鷄啼
子夜芻狗吠天明

拈云風穴老漢接機快便只是閉門不落門徒勞
己力忽有人問牧道者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

擄住便掌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若道是同未免
喫牧道者棒若道是別亦未免喫牧道者棒何故
不是倚勢欺人強與棒大都緇素要分明

舉僧問智門如何是佛門云踏破草鞵赤腳走僧云
如何是佛向上事門云拄杖頭上挑日月雪竇云千
兵易得一將難求

拈云鷄作鷄鳴鵲作鵲噪

舉道流在佛前背坐僧曰道士莫背佛道流曰大德
本教中道佛身充滿於法界向甚麼處坐得僧無對
拈云但向他道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隨

一喝云識得坐處麼翻轉身來始得

舉南泉同歸宗麻谷去禮觀忠國師路次於地畫一圓相云道得卽去宗便於相中坐谷便作女人拜泉云與麼則不去也宗云是什麼心行泉於是相喚回拈云是則是南泉只解簸土揚塵歸宗和泥合水麻谷據款結案三大士雖則各展家風要且極則事未夢見在我當時若見於地畫一圓相卽震威一喝云者賊我識得你了也拂袖便行且看他別有什麼伎倆穿者一夥鼻孔你諸人又作麼生擲拄杖下座

米胡和尚令僧問仰山今時人還假悟否山曰悟卽不無爭奈落在第二頭何胡深肯之

拈云米胡設此一問鈍置殺人仰山恁麼道可謂扶強不扶弱雖然亦未免落他陷穽大衆還知仰山落處麼不得春風花不開及至花開又吹落咄雪竇示衆客從遠方來遺我徑寸璧中有四箇字字字無人識

拈云客從遠方來遺我徑寸璧中有四箇字佛眼覷不出

婆子供養一庵主經二十年常令一女子給侍一日

令女子乳定曰正當恁麼時如何主曰枯木倚寒巖
無煖氣女子歸舉似婆婆曰我二十年只供養
得俗漢遂遣出燒却菴

拈云泯空凡聖蕩盡纖塵峭壁寒峰迴絕攀仰自
非一磨曷以堪此但惜庵主有陷卒之機尤少奪
帥之力當時待女子抱定道正當恁麼時如何劈
面便掌云且立者邊著管教婆子別有生涯

百丈因瀉山五峰雲巘侍立次乃問瀉山併却咽喉
屑吻作麼生道瀉曰却請和尚道丈曰不辭與汝道
恐已後喪我兒孫又問五峰峰曰和尚也須併卻丈

曰無人處斫額望汝又問雲巖巖曰和尚有也未丈
曰喪我兒孫

拈云百丈等閑致問忒殺嶮峻便弄得家翻宅亂
父子不和今日還有解交者麼遂擊拂子三下

杭州淨慈斷橋妙倫禪師上堂德山低頭夾山點頭
俱胝豎起一指頭玄沙築破脚指頭拈棒云都來不
出山僧拄杖頭何以見得卓拄杖云一葉落天下秋
拈云開疆闢土革故鼎新固是淨慈老漢爲人的
赤心片片瓶山今日也要平分風月貴在諸昆仲
共知薦拈如意云德山玄沙夾山俱胝總在瓶山

如意頭上各各顯揚無量妙義還委悉麼不因夜來雁怎見海門秋

斷橋上堂荆山有玉獲得者不在荆山赤水有珠拾得者不在赤水衲僧有無位真人證得者出入不在面門驀拈拄杖曰會麼幽州江口石人蹲

拈云瓶山卽不然荆山有玉獲得者只在荆山赤水有珠拾得者終在赤水衲僧有無位真人證得者總在面門出入瓶山與麼道在諸方必然別有長處便下座

金陵天界古庭堅禪師別無際和尚次際問云子別

在甚處庭云佛祖行不到處際云還許人來否庭云坦然無礙際云從上古人阿誰有超祖之智庭云黃檗際云子見黃檗麼庭云縱是黃檗也須見擯際云敢在我這裏說大話庭云正眼無私際云觀子知見吾非子之師也庭云無有過量豈免貶剝際云是是庭以兩手掩耳而出

拈云看他父子酬酢大似赤眼撞著火柴頭縱奪可觀互換有準然檢點將來猶欠一著在當時若問瓶山從上古人阿誰有超祖之智便與掀倒禪床拂袖而別免得遞相鈍置

嘉興敬畏無趣如空禪師問講主經前一句逼塞虛空經後一句充滿大地包括一句函蓋乾坤正恁麼時法師向什麼處下口主無對師良久曰善來法師拈云敬畏與麼接引大似倚勢欺人怎奈傍觀者哂今日有問瓶山正恁麼時向什麼處下口但向道他家自有通霄路不向如來行處行

無趣除夜衆集偶聞爆竹聲師問曰是甚麼曰爆竹聲師曰破了也僧乃有省金明云一人有慶屯民賴之

拈云犀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

徑山無幻性冲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密傳心印師呵呵大笑僧罔措復問傳箇什麼師打曰開門漁笛近明月在滄州

拈云徑山老漢觀體全提婆心太煞可惜者僧不知落處若知落處便好拈却炙脂帽子脫卻鶻臭布衫豈不洒洒落落或有問瓶山如何是西來密傳心印但向道天厨妙供非珍饌一味園蔬飽卽休更問傳箇什麼連棒打出

無幻燒火次僧到問曰如何是自性天真佛幻曰與我搬取一束柴來僧搬柴了又問幻曰這奴子好惡

也不知便打

拈云撲落非他物處處逢渠縱橫不是塵頭頭撞著諸昆仲這僧若是作家待他云與我搬取一束柴將柴劈面便搥必致老漢慄慄有分豈不丈夫自性天真佛在甚麼處乃呵呵大笑便下座

無幻舉臨濟大師拈拄杖示衆云我這裏是活的一切臨時要用便用天如以拂子搖曳示衆云我這裏也是活的一切臨時亦是要用便用遂擲下拂子云臨濟止欠這一著在幻拈拄杖云我這裏臨時要用便用不論死活雖然以拄杖畫圓相云臨濟天如總

出這箇不得

拈云者三老漢總是山門相角厨庫相揩各立生涯到處露蛇藏虎有甚奇特瓶山則不然舉起如意云我這裏臨時要用便用說甚麼死活出入何故我爲法王於法自在遂擲下

嘉興興善南明慧廣禪師示衆前年年鼻孔無半邊去年年兩眼不能全今年年三十精骨獻青天我禪已說了汝等作麼生叅

拈云興善爲衆竭盡心力耐耐負恩者多且道今日瓶山作麼生叅見隨喝一喝云無人識得渠

建寧普明駕湖妙用禪師一日闍齋黃廉使陞任廣
東入山作別問臨行一句乞師指示師云二千里外
逢人不得錯舉金明別云看腳下

拈云大小普明恁麼爲人總非好手瓶山則不然
待問臨行一句但向道饑飡渴飲渾無事鳥語山
花匝地春

嘉興金明介庵悟進禪師與方伯王言遠茶次談及
法門事乃云近見得道者易莫非菩薩否師云居士
你豈不是菩薩只恐不自信耳士點首

拈云有問瓶山近見得道者易莫非菩薩否便向

道此去龍淵不遠且道與金明老漢相去多少衆
兄弟若作世諦流布佛法未夢見在更作佛法商
量何啻千里萬里畢竟如何只恐不是玉是玉也
大奇



頌古

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後雲門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

皇宮纔降醜全彰指步郎當更舉揚可笑雲門多意氣却將好肉又成瘡

世尊初於膺月八日明星出時忽云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雪嶺隈藏六載溪忽然一覩現明星元來此道真奇甚眉底人人眼有睛

西天初祖摩訶迦葉尊者見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起一枝華以青蓮目普示大衆百萬聖賢惟迦葉破顏微笑世尊乃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解脫法門付囑於汝汝當護持流通無令斷絕

世尊拈起花迦葉破顏笑一種沒絃琴彈盡古曲調世尊一日陞座大衆纔集文殊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

老胡特地指迷踪却把文殊別調中無限家私狼藉盡白雲深處顯規風

世尊三喚三應乃云無爲真佛實在我身

三喚自三應明明一箇新誰知蓆帽下元是昔愁人

世尊臨入涅槃文殊請佛再轉法輪世尊咄云吾

四十九年住世未嘗說一字汝請吾再轉法輪是

吾曾轉法輪耶

四十九年早二三法輪請轉更何堪不說一字誰相

委無限清風總指南

世尊食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

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敷座

而坐須菩提白佛言希有世尊

收衣洗足坐無言音響如雷徹四筵善現驚狀讚希
有大千經卷一時宣

文殊所說般若經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
不入地獄

春裏花開秋裏月天堂地獄湯澆雪世祖功成三十
六雲臺怎似釣臺別

東土初祖菩提達磨大師卽西土二十八祖初至
金陵見梁武帝帝問曰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
廓然無聖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帝不領悟師遂
折蘆渡江至魏後帝舉問誌公公曰陛下識此人

否曰不識誌曰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曰當遣
使詔之誌曰莫道陛下詔盡國人去它亦不回
缺齒胡僧入大梁却將不識爲君揚翻身獅子無尋
處空使傍人指帝鄉

文殊三處度夏一月在魔宮一月在長者家一月
在淫坊夏畢却歸世尊會中解制迦葉欲白槌擯
出纔舉此念見會中有無量釋迦無量文殊無量
迦葉無量捷槌迦葉旣見世尊云汝擯那箇文殊
平常疎逸無拘檢淫院魔宮自在行莫把是非橫計
我浮生穿鑿不相干

那吒太子析肉還母析骨還父狀後現本身運大神力爲父母說法

骨還父兮肉還母現身運力逞家醜直饒還得甚分明錯認簸箕作慰斗

國師一日喚侍者者應諾如是三名皆應諾師曰將謂吾孤負汝却是汝孤負吾

三呼三應不虛徵句後方通正眼清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明

南泉曰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

用盡自己心笑破他人口蓼蓼野老祭江神也是鰕

跳不出斗

歸宗因泥壁次白舍人來師便問君子儒小人儒

白曰君子儒師乃打泥盤一下白遂過泥與師師

接得便使

良久云

莫便是快俊底白侍郎否曰不

敢師曰祇有過泥分

歸老機先疾似風泥盤一擊妙難窮俊哉不費纖毫

力萬里家山咫尺通

歸宗因江州刺史李渤問嘗聞須彌納芥子渤則不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談否師曰人傳史君讀萬卷書是否曰不敢師曰身如椰子大萬卷書向

甚麼處著李儼首而已

不識自家寶承言滯外塵萬卷書一句儼首見天真
麻谷因良遂來叅師見來閉門將鋤頭去削草遂
又來扣門師曰誰曰某甲師曰鈍根阿師下去凡
數四如是遂忽狀有省再去扣門曰和尚莫謾良
遂良遂若不來禮拜洎被十二本經賺過一生師
乃開門令通悟由印可之遂返都城講肆散席告
諸徒曰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
異哉麻谷泄天機閉戶攜鋤說向伊良遂知時人不
委誰知左右不曾離

唐州紫玉山道通祖師因于頔相公問佛法至理
乞師一言師曰但問將來曰如何是佛師名于頔
公應諾師曰更莫別求

召諾分明無隱乎幾人于此見諸訛直提更莫別求
法還覺眉毛在也無

一日紫玉因于頔相公問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
漂墮羅刹鬼國師曰于頔客作漢問恁麼事作麼
于失色師指曰者箇便是黑風漂墮羅刹鬼國于
作禮而謝

黑風吹墮問如何覲面提持于頔呼饒汝粉身并碎

骨不知酬得此恩無

潭州華林善覺禪師裴相國訪師問曰師還有侍者否師曰有只是不可見客曰何妨師乃喚曰大空小空二虎自菴後出裴見之驚悚師語二虎有客且去二虎於是哮吼而去曰師作何行業感得如斯師提起數珠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老僧常念觀世音

情緣俱放下馴獸盡神通偶爾示裴老大空與小空更提數珠起慈悲轉不中干峰勢到岳邊止萬派流歸海上融

靈雲因見桃花悟道

觸目生涯何處無佳人見後反模糊等閑不語含春象怎奈東風漏泄何

天衣懷禪師舉古云五蘊山頭一段空同門出入不相逢無量劫來賃屋住到頭不識主人公老宿云既不識當初問甚麼人賃恁麼拈太遠在須知死人路上有活人出身處活人路上有死人無數且道那是活人路上死人無數那是死人路上活人出身處若檢點分明拈却炙脂帽脫却鶻臭衫秋聲颯颯覺清涼日炙風吹徹體彰賃房住忒郎當

生死路上好商量咄瞎漢無限風流只這是掀翻鶻
鼻爲人揚

趙州因真定帥王公攜諸子入院坐而問曰大王
會麼王曰不會師曰自小持齋身已老見人無力
下禪牀王尤加禮重翼日令將傳語師下禪牀受
之侍者曰和尚見大王來不下禪牀今日將軍來
爲甚麼却下禪牀師曰非汝所知第一等人來禪
牀上接中等人來下禪牀接末等人來三門外接
當行三等接人平起坐應須著眼清不向箇中爭分
量知君錯認定盤星

普化常入臨濟院喫生菜濟曰者漢大似一頭驢
化便作驢鳴濟謂直歲曰細抹艸料著化曰少室
人不識金陵又再來臨濟一隻眼到處爲人開
古音不動時人耳適遇子期互唱酬一派長天烟水
碧落霞孤鶩共悠悠

同安常察禪師因僧問新歲方來殘年已去莫有
不受歲者麼師曰有曰如何是不受歲者師曰作
麼生曰恁麼則不受歲也師曰城上已吹新歲角
牕前猶點隔年燈
折角泥牛不受時茫茫泣路兩持疑化工一夜移牛

斗花綻枝頭春不知

大嶺禪師僧問如何是一切處清淨師曰截瓊枝
寸寸是寶析梅檀片片皆香

一念纔生盡屬塵爭知不起未爲親功忘物外赤松
子不事君王寵辱驚

金峰從志禪師因僧問四海晏清時如何師曰猶
是階下漢

海清河晏境彌高猶列階前國士朝變理總歸臣相
事舜王端拱樂逍遙

石門獻蘊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物外

獨騎千里象萬年松下擊金鐘

晨鐘暮鼓掩柴扉洪韻騰騰聞者稀月夜嚮懷驚破
夢逐聲滯相不知歸

風穴延沼禪師因僧問如何是道師曰五鳳樓前
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問取皇城使

鳳閣重闌苔鎖淡燭消簾靜月沉沉刻舟劍去三千
里眼裏瞳人笑不禁

石霜因僧在牕外問咫尺之間爲什麼不覩師顏
霜曰徧界不曾藏僧舉問雪峰徧界不曾藏意旨
如何峰曰甚麼處不是石霜霜聞曰者老漢著甚

死急峰聞曰老僧罪過

觸目烟村度晚風更無冶豔雜芳叢佳人笑裏投春色三月桃花樹樹紅

關南因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南下禪牀作女人拜曰謝子遠來無可祇待

借婆帔子拜婆年禮義殷勤集大全誰信刺花鍼穴鼻鴛鴦繡出浪頭眠

百丈野狐

不落與不昧脫體無忌諱一翳著眼中空華便亂墜若作佛法商量金毛撞入野狐隊

蜺子和尚混俗閩川不蓄道具不循律儀冬夏一衲逐日沿江畔採掇鰕蜺充腹暮卽宿東山白馬廟紙錢中居民目爲蜺子和尚華嚴靜禪師聞之欲決真假先潛入紙錢中深夜歸嚴把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遽答曰神前酒臺盤嚴放手曰不虛與我同根生

當機直指酒臺盤相見相逢萬萬千惟有華嚴同蜺子放行把住解推遷

保福與甘長老相看鄭十三娘纔坐師乃問承聞十三娘子叅見瀉山是否曰是曰瀉山遷化向甚

麼處去鄭起身偏牀而立甘曰閒時說禪口似懸
河何不道取鄭曰鼓這兩片皮堪作甚麼甘曰不
鼓這兩片皮又作麼生鄭曰合取狗口

語見人心苗見地通身手眼耳如聾更看截斷當機
疾寶印全提繼祖風

地藏翫月曰雲動有雨去有僧曰不是雲動是風
動師曰我道雲亦不動風亦不動曰和尚適來又
道雲動師曰阿誰罪過

雲動風動一倒一起普門大士何曾是女

僧問無幻和尚如何是提婆宗幻云一字不著劃

僧云某甲不問這箇幻云圓相不著圈

一字不著劃圓相不著圈百千諸佛義盡在轆轤邊
南明在徑山看雪次因侍僧云滿山都是雪南云
隨聲逐色漢僧云乞師離聲色道一句南云滿山
都是雪

舉似滿山雪驗賊便追賊青柳化龍去癡人岸夜塘
鴛湖同雪嶠上弦夜看月次雪指月問云這半箇
在那裏去了鴛良久云會麼雪云也只得半箇鴛
云這半箇在那裏去了雪亦良久鴛云也只得半
箇雪相與大笑

自來彼此正團圓纔向人言見又偏徧界不藏光燦
爛相將携手過峰巔

鴛湖訪雲門澄和尚云目前無法意在目前如何
澄云聞令師出關耶湖云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
所到又作麼生澄揖云請出我要止靜湖拂袖便
行

大鵬搏颺蒼龍出海動絃別曲旁觀色改相携相語
自縱橫明州有箇愁布袋

鴛湖訪密雲和尚云特來親觀密豎拳云見麼湖
云見密云見箇甚麼湖云大家在這裏密休去金

明云入水見長人

是賊識賊精識精一回相見一回新大家這裏同皇
化莫向江邊苦問津

僧問金明如何是虛空髓師便打

虛空百雜碎棒處血淋淋鴛鴦親綉出逐塊覓金鍼

9 170 1 2 3 4 5 6 7 8 9 180 1 2 3 4 5 6 7 8 9 190 1 2 3 4 5 6 7 8

限述
列述

金全
曾聞金國成回其並卒歸朝野其
小莫向王墨苦問事
吳姐歸朝謝無辭一回時良一回後大宋皇帝同車
湘江人水良其人

古瓶山牧道老究心錄

全相

後學機峻等全錄

全元

源流頌古

初祖菩提達磨大師受西天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囑
識於梁普通七年來震旦初至金陵與武帝機不契
寓止嵩山少林面壁而坐人莫之測二祖慧可躬詣
求法立雪斷臂向祖問諸佛法印可得聞乎祖曰諸
佛法印匪從人得可曰我心未安乞師與安祖曰將

支那

女道皆願充真

一

心來與汝安可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祖曰與汝安心竟可悟入越九年祖命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合言所得有道副對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祖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閼佛國一見更不再見祖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祖曰汝得吾骨慧可出禮三拜依位而立祖曰汝得吾髓乃顧可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尊者展轉囑累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并授袈裟以爲法信付法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

果自然成

頌曰九年面壁草萋萋

却賺神光腰雪齊

一自覓心剛得髓

至今千古示全提

二祖慧可大師從初祖得法博求法嗣時三祖爲居士季踰四十不言名氏禮祖問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祖曰將罪來與汝懺士良久曰覓罪了不可得祖曰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士曰今見和尚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祖曰是心是佛是心是佛法佛無二僧寶亦然士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也祖嘆器之

爲之剃髮名曰僧璨付法偈曰本來緣有地因地種花生本來無有種花亦不會生

覓罪空時萬仞摧 通身風恙絕疑猜

司空嶺上無形樹 不待春光花自開

三祖僧璨大師自二祖授法淡自韜晦居無常處積十餘載人無知者四祖道信時爲沙彌年始十四禮祖問曰願和尙慈悲乞與解脫法門祖曰誰縛汝曰無人縛祖曰何更求解脫乎信于言下大悟服勞九載付法偈曰花種雖因地從地種花生若無人下種花地盡無生

分明縛脫絕安排 誰識於中隱顯該

言下掀翻無異路 紫泥三詔破雲來

四祖道信大師嗣法三祖住廝春破頭山學侶雲臻一日往黃梅縣路逢一小兒骨相奇秀異乎常童祖問曰子何姓答曰姓卽有不是常姓祖曰是何姓答曰是佛性祖曰汝無姓耶答曰性空故無祖默識是法器卽遣侍者從其母乞出家後付法偈曰花種有生性因地花生生大緣與性合當生生不生

驀地相逢借問由 將南酬北播真猷

大緣若謂呈奇特 悞聽松風萬古秋

五祖弘忍大師前身爲破頭山中栽松道者轉遇四祖得法嗣化六祖時爲居士姓盧名慧能聞讀金剛經有省自新州來衆祖祖令隨衆作務祖一日令衆述偈意符則授衣法會下七百餘僧上座神秀於廊壁書偈曰身似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祖見知秀所作迺讚嘆曰後人依此修行亦得勝果各令念誦盧在碓坊聞之至夜倩人於秀偈側亦書一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祖見曰此是誰作亦未見性衆聞祖語遂不之顧逮夜祖潛詣碓坊問曰米白也未盧

曰白也未有飾祖以杖擊碓三下而去盧卽三鼓入室祖密付衣法囑善保護無令斷絕付法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

應無所住已生心 脫體無依解轉身

米白飾來三鼓後 別開要徑一肩新

六祖慧能大師黃梅得法後住曹溪南嶽讓祖來衆祖問甚麼處來讓曰嵩山來祖曰什麼物恁麼來讓無語經八載忽朕有省乃白祖曰某甲有箇會處祖曰作麼生師曰說似一物卽不中祖曰還假修證否讓曰修證則不無染汚卽不得祖曰祇此不汚染諸

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祖爲說法偈曰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生頓悟花情已菩提果自成

什麼物兮恁麼來 龍吟枯木起轟雷

八年舉似無倫比 染淨俱忘入禍胎

曹溪第二世南嶽懷讓禪師見馬祖常習坐禪師問曰大德坐禪圖甚麼祖曰圖作佛師乃取一磚於彼菴前石上磨祖曰磨作甚麼師曰磨作鏡祖曰磨磚豈得成鏡耶師曰磨磚旣不成鏡坐禪豈得作佛祖曰如何卽是師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卽是打牛卽是祖無對師又曰汝學坐禪爲學坐佛若學坐

禪禪非坐臥若學坐佛佛非定相于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卽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祖聞示誨如飲醍醐禮拜問曰如何用心卽合無相三昧師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又問道非色相云何能見師曰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祖曰有成壞否師曰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見道也乃說偈曰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昧花無相何壞復何成祖遂開悟心意超朕侍奉九秋日益玄奧

坐禪屈佛磚成鏡 說甚打牛又打車

幸遇甘露緣會得 不知依舊亂如麻

曹溪第三世江西馬祖道一禪師百丈爲侍者一日侍祖行次見一羣野鴨飛過祖曰是甚麼丈曰野鴨子祖曰甚處去也丈曰飛過去也祖遂把丈鼻扭負痛失聲祖曰又道飛過去也丈於言下有省又後侍立次祖目視繩床角拂子丈曰卽此用離此用祖曰汝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文取拂子豎起祖曰卽此用離此用丈挂拂子於舊處祖振威一喝丈直得三日耳聾祖付法偈曰心外本無法有付非心法旣知非法心如是付心法

啐啄之機臭味同 鼻頭扭破髑髏空

雷轟地震重提掇 直至而今耳盡聾

曹溪第四世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一日謂衆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時黃檗聞舉不覺吐舌師曰子已後莫承嗣馬祖去麼檗曰不狀今日因和尙舉得見馬祖大機大用狀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師曰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師之見檗便禮拜師付法偈曰本無言語囑強以心法傳汝旣受持去心法更何言

偶爾垂慈舉示伊 知音暗裏展鎗旗

舌頭墮地云何會 見過於師更不疑

曹溪第五世洪州黃檗山希運禪師臨濟在師會下
行業純一首座睦州嘆曰雖是後生與衆有異遂問
上座在此多少時濟云三年座曰曾叅問也無濟云
不曾叅問不知問箇什麼座云汝何不去問堂頭和
尙如何是佛法的大意濟便問聲未絕師便打濟
下來座云問話作麼生濟云某甲問聲未絕和尙便
打某甲不會座云但更去問濟又問師又打濟如是
三度問師三度打濟白首座云幸蒙慈悲令某甲問

訊和尙三度發問三度被打自恨障緣不領深旨今
且辭去座云汝若去時須辭和尙去濟禮拜退座先
到師白云問話底後生甚是如法若來辭時方便接
他向後成一株大樹與天下人作蔭涼去在濟辭師
師囑云不得往別處去汝向高安灘頭大愚處去必
爲汝說濟到大愚愚問甚處來濟云黃檗來愚曰黃
檗有何言句濟云某甲三度問佛法的大意三度
被打不知某甲有過無過愚曰黃檗與麼老婆心切
爲汝得徹困更來者裏問有過無過濟於言下大悟
云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愚擲住曰者尿牀鬼子適

來道有過無過如今却道黃檗佛法無多子你見箇甚麼道理速道速道濟遂築大愚脇下三拳愚拓開曰汝師黃檗非干我事濟便回師見便問者漢來來去去有甚了期濟云祇爲老婆心切人事了侍立師又問什麼處去來濟云昨奉慈旨令叅大愚去來師云大愚有何言句濟遂舉前話師云作麼生得者漢來待痛與一頓濟云說甚麼待來卽今便喫隨後便掌師云者風顛漢却來者裏捋虎鬚濟便喝師云侍者引者風顛漢叅堂去後付偈曰病時心法在不病心法無吾所付心法不在心法途

三頓烏藤眼搭眇 高安一撥利如錐

築拳脇下方伸信 倒跨崑崙鐵馬嘶

曹溪第六世鎮州臨濟義玄禪師興化爲侍者機緣默契師以法偈印之偈曰至道無揀擇本心無向背便如此承當春風增瞋睡化後充三聖首座次任大覺院主云開堂曰此一炷香本爲三聖師兄三聖於我太孤本爲大覺師兄大覺於我太賒不如供養臨濟先師

當家纔識柴米價 養子方知父母恩

至道無難嫌揀擇 孤賒迴出定乾坤

臨濟第二世魏府興化存獎禪師南院久依座下師以法偈付曰大道全自心亦非在心求付汝自心道無喜亦無憂

老屋離披意自寒 不堪憂處事無瞞

此心付汝何憂喜 無限風光孰與看

臨濟第三世汝州南院慧顓禪師風穴在會作園頭師一日入園問云南方一棒作麼生商量穴云作奇特商量穴却問和尚此間一棒作麼商量師拈棒云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穴於言下大徹依止六年師付法偈曰我今無法說所說皆非法今付無法法

不可住於法

棒下無生徹骨親 顓翁語魯指西秦

知音不在千杯酒 一盞清茶也醉人

臨濟第四世汝州風穴延沼禪師首山充知客時常密誦法華一日侍立次師乃垂涕告曰不幸臨濟之道至吾將墜於地山曰觀此一衆豈無人耶師曰聰明者多見性者少山曰如某者如何師曰吾雖望子之久猶恐耽著此經不能放下山曰此亦可事願聞其要師於是上堂舉世尊以青蓮目顧視大衆迦葉正當與麼時且道說箇什麼若道不說而說又是埋

沒先聖且道說箇什麼山拂袖而退師擲下拄杖歸方丈次日山與真園頭同上問訊師問真曰作麼生是世尊不說說真曰鵝鵝樹頭鳴師曰你作許多癡福作麼何不體究言句又問山曰你作麼生山曰動容揚古路不墮俏狀機師謂真曰你何不看法華下語付首山偈曰無說是真法其說原無說我今說付時說說何曾說

室中憂墜涕心酸 舉古明今露影竿

不墮俏狀揚古路 冷光猶是逼人寒

臨濟第五世汝州首山省念禪師一日上堂汾陽出

問百丈捲席意旨如何師曰龍袖拂開全體現陽云未審師意如何師云象王行處絕狐蹤陽於言下大悟遂提起坐具顧視大衆云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漉始應知禮拜歸衆時葉縣省和尚作首座纔退便問昭兄你適來見箇什麼道理便與麼道陽云正是我放身捨命處省便休師付汾陽法偈曰自古付無說我今亦無說只此無說心諸佛所共說

問處分明答處親 輕輕撥著便翻身

投機一語驚人耳 惹得傍觀努目新

臨濟第六世汾州太子院善昭禪師慈明叅師師揣

其志經二年未許入室明每詣方丈師見必詬罵或毀詆諸方及有所訓皆流俗鄙事明一夕訴曰自至法席已再夏不蒙指示但增世俗塵勞念歲月飄忽已事未明有失出家之利語未卒師熟視罵曰是惡知識敢裨販我怒舉杖逐之明擬伸救師驀掩其口明忽大悟曰是知臨濟道出常情服役七年辭去付偈曰虛空無形象形象非虛空我所付心法空空空不空

格外全提迴不同

麤言辣語播宗風

諍訛掣斷知端的

掩口分明見熱衷

臨濟第七世潭州石霜慈明楚圓禪師自南源徙道吾石霜皆楊岐總院事岐依師雖久未有省發每咨叅師曰庫司事繁且去他日又問師曰監寺異日見孫徧天下在何用忙爲一日師適出雨忽作岐偵師小徑旣見遂擲住曰者老漢今日須與我說不說打你去師曰監寺知者般事便休語未卒岐大悟卽拜於泥塗問曰狹路相逢時如何師曰你且躲避我要去那裡去岐歸來日具威儀詣方丈禮謝師呵曰未在一日師上堂岐出問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峰時如何師曰我行荒草裡汝又入溪村岐曰官不容鍼

更借一問師便喝岐曰好喝師又喝岐亦喝師連喝兩喝岐禮拜師曰此事是箇人方能擔荷岐拂袖便行師付法偈曰虛空無面目心相亦如狀卽此虛空心可稱天中天

卒風暴雨偵師蹤 饒舌泥途亦不中

縱奪之機猶未已 紅爐點雪孰堪容

臨濟第八世袁州楊岐方會禪師白雲端叅師一日忽問上人落髮師爲誰端曰茶陵郁和尚師曰吾聞伊過橋遭顛有省作偈甚奇能記否端卽誦曰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

萬朶師笑而趨起端愕狀通夕不寐黎明咨詢師適歲莫師曰汝見昨日打毆讎者麼曰見師曰汝一籌不及渠端復愕曰意旨如何師曰渠愛人笑汝怕人笑端因大悟於言下師付法偈曰心體如虛空法亦徧虛空證得心空理非法非心空

與奪雙行驗作家 更添一笑撒泥沙

黎明捉敗渠儂處 自不重栽眼裡花

臨濟第九世舒州白雲守端禪師浮山遠聞師頌臨濟三頓棒有過人處指五祖演見師祖請益南泉摩尼珠話師叱之祖領悟獻投機偈曰山前一片閒田

地又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爲憐松竹引
清風師印可令掌磨事一日師謂祖曰有數禪客自
廬山來皆有悟入處敎伊說亦說得有來由舉因緣
問伊亦明得敎伊下語亦下得祇是未在祖於是大
疑私自計曰旣悟了說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却未
在遂叅究累日忽然省悟從前寶惜一時放下走見
師師爲手舞足蹈祖亦一笑而已祖後曰吾因茲出
一身白汗便明得下載清風師付法偈曰道我元無
我道心元無心惟此無我法相契無我心

萬機把斷指衷由 打草驚蛇展一籌

白汗淋漓明下載 從前寶惜一時休

臨濟第十世蘄州五祖法演禪師圓悟出蜀徧叅諸
宿最後見祖盡其機用祖皆不諾乃謂祖強移換人
出不遜語忿然而去祖曰待你著一頓熱病打時方
思量我在悟到金山染傷寒困極以平日見處試之
無得力者追繹祖言乃自誓曰我病稍間卽歸五祖
病痊尋歸祖一見而喜令卽叅堂充侍者方半月會
部使者解印還蜀詣祖問道祖曰提刑少年曾讀小
艷詩否有兩句頗相近頻呼小玉元無事祇要檀郎
認得聲提刑應諾諾祖曰且仔細悟適歸侍立次問

曰聞和尚舉小艷詩提刑會否祖曰他祇認得聲悟
曰祇要檀那認得聲他既認得聲爲甚麼却不是祖
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聾悟忽有省遽
出見雞飛上闌干鼓翅而鳴自謂曰此豈不是聲遂
袖香入室通所得呈偈曰金鴨香銷錦繡幃笙歌叢
裡醉扶歸少年一段風流事祇許佳人獨自知祖曰
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器所能造詣吾助汝喜後悟與
佛眼佛鑑侍祖於一亭上夜話及歸燈已滅祖於暗
中曰各人下一轉語佛鑑曰彩鳳舞丹霄佛眼曰鐵
蛇橫古路悟曰看腳下祖曰滅吾宗者乃克勤耳祖

付法偈曰真我本無心真心亦無我契此真真心我
我何曾我

聞聲見色非聞見 一段風流顯見聞

詣實供通句味別 暗中點首出重雲

臨濟第十一世成都府昭覺寺佛果克勤圓悟禪師
虎丘隆入室師問曰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
見不能及遂舉手曰還見麼隆曰見師曰頭上安頭
隆聞脫然契證師叱曰見箇甚麼隆曰竹密不妨流
水過師肯之俾掌藏有問隆藏主柔易若此何能爲
哉師曰瞋睡虎耳付偈曰得道心自在不得道憂惱

付汝自心道無喜亦無惱

見不及處不曾藏 舉箇拳頭抱賊賊

契見脫然如睡虎 威憚何處不風光

臨濟第十二世平江府虎丘紹隆禪師住宣州彰教
時圓悟歸蜀指應菴華見師師移虎丘華侍行未半
載頓明大事師付法偈曰天晴雲在天雨落溼在地
秘密付汝心心法只者是華後住饒之報恩師忌辰
拈香云平生沒興撞著者無意智老和尚做盡伎倆
湊泊不得從此卸却干戈隨分著衣喫飯二十年來
坐曲录木懸羊頭賣狗肉知他有甚憑據雖然一年

一度燒香曰千古令人恨轉淡

天晴雨溼獨趁羣 恩大難酬恨轉淡

無限干戈都卸盡 懸羊賣狗到如今

臨濟第十三世明州天童山應庵曇華禪師密庵傑
初叅師於衢之明果師屢呵斥一日問傑如何是正
法眼傑遽答曰破沙盆師領之付偈曰佛用眼覩星
我用耳聽聲我用與佛用我明汝亦明

正法眼答破沙盆 萬象森羅觸處清

徧布風光盈耳目 師資肝膽一時傾

臨濟第十四世明州天童山密庵咸傑禪師住烏巨

破庵先叅師命典客一日師偶對僧舉不是風動不是幡動先聞豁然大悟次日師遇先衆寮前問你總不得作伎倆試露箇消息看先應聲曰方丈裡有客師呵呵大笑先侍師凡五載盡得旨要後辭歸蜀師以偈送之曰萬里南來川轟直奔流度刃扣玄關頂門戳瞎金剛眼去住還同珠走盤付法偈曰佛與衆生見元本不隔線付法付自心非見非不見

不是幡兮不是風 當機捉敗賣柴翁

相逢狹路通消息 歷劫如何用得窮

臨濟第十五世夔州府臥龍破庵祖先禪師住蘇之

西華秀峰有僧入室師打逐至法堂時無準範解曰禪和家爭禪亦常事耳師曰豈不聞道我肚饑聞板聲要喫飯去聲準聞不覺汗流浹背師居靈隱準復從一日侍遊石筍庵庵有道者請益曰胡孫子捉不住乞師方便師曰用捉他作麼如風吹水自然成紋準在旁大徹付偈曰我若不見時汝應不見見見非自心自心當顯現

明珠出水璞已琢 屑毛撮結眼八角

徹得猢猻消息斷 乾坤如漆活卓卓

臨濟第十六世徑山無準師範禪師賜號佛鑑斷橋

倫祖在會下準以狗子因何有業識令祖下語凡三十轉不契祖云可無方便乎準舉真淨頌曰言有業識在誰云意不淡海枯終見底人殊不知心祖竦然良久忽聞板聲通身汗下於是脫然準以從上源流并付法偈曰真理直如絃何默更何言我今善付囑表心本無得祖出世祇園遷天台瑞巖國清準於淳祐己酉三月十五示疾集衆遺囑其徒衆請偈準乃執筆書偈曰來時空索索去也赤條條更要問端的天台有石橋

倒腹傾腸意轉淡 了無業識可追尋

板聲擊脫汗如雨

鑑地輝天耀古今

臨濟第十七世杭州淨慈斷橋妙倫禪師台州徐氏子室中嘗舉萬法歸一示徒曰隨衆務方山寶侍次師以菟菜根示之寶悟入師付法偈曰本無迷悟人迷悟自家討記得少壯時而今不覺老卽繼師席

覓根拈出無邊春

蠱毒誰能當處親

滿目生涯隨分足

任從天下樂欣欣

臨濟第十八世天台瑞巖方山寶禪師初住西庵無見叅師雖有所契未臻其極遂築室華頂精苦自勵一日作務次渙然有省平生凝滯當下冰釋遂走瑞

巖呈所解方以偈證曰道人得得出山來盡把襟懷
對我開坦坦平平如鏡面澄澄湛湛絕纖埃忽然得
箇轉身句衲卷寒雲便歸去萬八千丈華頂峰一笑
裂開鐵面具家山到後絕思惟拗折烏藤拄竹扉糞
火堆中消息好芋香便是道香時并付法偈曰此心
極廣大虛空比不得此道只如是受持休外覓

盤居華頂氣雄豪 苦勵深藏道愈高

徹底呈來親手付 轉身句子利吹毛

臨濟第十九世天台無見先覩禪師一坐華頂四十
餘年足未嘗輒越戶至正賜號妙明真覺白雲度溪

習禪定後一策南遊徧叩禪林無有可其意者聞師
說法天台欣然就謁師見器之充侍者度問西來審
意未審如何師云待娑羅峰點頭卽向汝度度以手
搖曳擬答師便喝度云娑羅峰頂白浪滔天花開芒
種後葉落立秋前師云我家無殘羹剩飯也度云此
非殘羹剩飯而何師領之付法偈曰至大是此心至
聖是此法燈燈光不差了此心者達

徧叩難逢恰對頭 手搖熱喝遽相酬
殘羹不中飽人喫 瀟灑縱橫得自由

臨濟第二十世處州福林白雲智度禪師初住普慈

諸刹洪武己酉應召尋隱福林平管機語不容人錄
古拙俊侍師室中了明大事溪契牧牛之作乃付法
偈曰心中有自心法中有至法我今可付囑心法無
心法

宗師垂手貴天真 切齒蜩文篆不仁

直下了明端的旨 犁牛產出玉麒麟

臨濟第二十一世太平府繁昌八峰山古拙俊禪師
無際叅師問還我照用來際云若有照用卽成障礙
師云者廝著空佛也救不得際云有無俱寂滅空佛
悉皆非後示以偈云憶昔繁昌一別時此心能有幾

人知無絃曲子真堪續慧命懸懸付與誰付法偈曰
一道不心光三際十方明何於明白中有明有不明

驀將照用驗端由 高價隨機劈面酬

掀翻空佛皆非處 月滿青天水滿洲

臨濟第二十二世川東普州道林無際悟禪師別號
蠶骨蜀中人也年二十出纏縛竹爲庵研勵無懈四
指大書帖亦不顧只是拍盲做鈍工夫後得大徹大
悟卽呈本師偈曰寂照無上下光明處處通本來無
皂白無處不含容正統九年應 召說法 上大悅
師嘗以無字公案示徒月溪澄久依座下溪得奧旨

特書月溪一字法語示之并付法偈云我無法可付汝無心可受無付無受心何人不成就

纔云無字立綱宗 金屑依然著眼中

幕地虚空連底脫 大千沙界一時通

臨濟第二十三世南京大崗月溪澄禪師景泰三年勅賜回大崗號慈善一日室中出祖衣示徒乃云此衣是唐朝宮主所置今八百餘年矣祖祖相傳至東普先師普付與老僧若是克家種子方堪紹荷狐假虎威焉敢希冀又云如百丈侍馬祖祖侍南嶽嶽侍曹溪六祖皆久久親炙磨光剉銳乃能豁徹重關羈

鎖掃盡微見窠臼溪得大機大用可爲人天眼目耳師居嘗凡見僧請益乃云佛法不是鮮魚怕爛卻那卽趁出夷峰寧侍徬忽悟入師付衣法偈云心卽能知心法卽可知法今所付法心非心亦非法

遞代金襴希世珍 克家堪紹便通津

鮮魚一語誰相委 致使徬觀笑轉新

臨濟第二十四世大崗夷峰寧禪師寶芳住天目往叅師器之乃付法偈云祖祖無法付人人本自有汝受無付法急著傳於後

大地山河總是真 目中無事可相親

人人本具傳何物 啼鳥山花別有春

臨濟第二十五世天目寶芳進禪師示衆云拈花微笑節外生枝面壁安心畫蛇添足山僧者裏無禪可叅無道可學直教一箇箇成佛作祖去汝等還信得及麼良久拍膝云劍號巨闢玉出崑崗付野翁曉法偈云真性本無性真法本無法了知無法性何處不通達

無禪無道意何窮 鐵壁銀山盡打通

是處了知無法性 金風瑟瑟到梧桐

臨濟第二十六世嘉興東塔野翁曉禪師無趣叅每

呈見解師盡與掃關管日所負直使索朕一日師謂趣云我有一言要與爾說趣便問師但笑而不語趣又問師又笑趣不諳旨遂禮拜懇求師不得已乃云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唯在直下體取子若信得及可放下萬緣叅箇萬法歸一趣領旨後聞雞鳴有省卽薙染師乃付法偈云非法非非法非性非非性非心非非心付汝心法竟

關盡多方絕較量 笑中爭信有刀藏

雞鳴掣斷黃金鎖 直得家聲播大邦

臨濟第二十七世嘉興敬畏無趣如空禪師無幻叅

師誨以教外別傳之旨朝夕參究有所契入遂薙染
結庵徑山集無趣語錄往見趣趣問子向在甚麼處
幻曰徑山趣曰做得甚麼事幻曰某家買得一段田
收得原本契書請和尚僉押卽將集本呈上趣接得
展看曰者箇是我的汝的聲幻曰和尚莫搶奪行市
趣便擲下集本幻便出復呈偈趣曰非語言文字也
是汝作底麼幻曰某甲鼓粥飯氣若謂有所得辜負
和尚不少趣乃點首卽付法偈云師傳拈花宗示我
微笑法親手展付汝持奉徧塵刹

識得祖翁田地了 契書僉押更呈看

末稍一句無私語 父子恩情徹底寒

臨濟第二十八世徑山無幻性冲禪師初住車溪後
開法徑山示衆云老漢本擬溪藏鄉僻遣過生緣爭
奈無趣老人有不了底公案山僧出來與他了却僧
問如何是無趣老人不了底公案師便打僧云某甲
有甚過師云殃及兒孫南明掩關興善師至關前勘
問南將前工夫舉似師跌足云悔我來遲向後總欲
到此不易得也南卽啓關往謁於車溪徑山服勤八
載一日於地上拾片紙有觀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
之句有省呈無幻幻乃印可卽命充首座付法偈曰

得本無所得傳亦無可傳今付無傳法東西共一天
塔於徑山

扣關勘問覓知音 跌足分明示本真

八載辛勤緣會熟 途中拾得自家珍

臨濟第二十九世興善南明慧廣禪師徑山示衆云
五峰頭卓朔雙徑尾顛先喝石崑一任踣跳明月池
覆地傾天此四句中有一句有殺人刀無活人劍有
一句有活人劍無殺人刀有一句殺人刀活人劍俱
有有一句殺人刀活人劍俱無伶俐衲僧檢點得個
儻分明許你一生叅學事畢普明鴛湖初謁無幻於

車溪開示禪要後侍南明於徑山一日閱思益梵天
經有省卽呈無生偈曰鐵壁銀山誰敢摧賊身驀地
拶將來相看元是舊相識當下慚惶笑臉開又曰歷
劫多年窮苦事風光流得到今朝笙歌車馬門如市
內院依狀鎖寂寥南閤之痛加呵斥更不作偈頌南
後掩關臯亭諸處不離左右一十三載值南病篤一
日舉香嚴獨腳頌問明明纔開口南便喝明復擬開
口南又喝明方點首南卽付法偈云無傳無受法無
傳無受心付與無手者掣斷虛空觔

死灰淋過屈屈屈 末後翻然重漏泄

突朕一喝雙耳聾 累及兒孫揚醜拙

臨濟第三十世建寧普明玄微妙用禪師別號鴛湖
初住嘉興白苧普明寺及桐月庵介庵進往叅師卽
垂誨便有師資之契庵因臥疾忽聞匠斧砍大木聲
有省卽呈萬如和尚萬領之後聞師住建寧普明及
侍萬入山請師陞座扣問師云不須更問山中事觀
見容顏便得知庵便禮拜未幾辭往曹山再叅師於
普明卽命入室庵方跨門師云是甚麼菴擬答師震
威便喝庵豁然契悟卽掩耳而出一日師欠安庵侍
次師命茶問云汝字覺先喚甚麼作先庵云且喜今

日得自在師云如何是覺後菴云請和尚尊重師云
你還分得先後麼庵良久師便喝庵云某甲只管喫
茶師云如何是喫茶底事庵云柿棗腐乾都在者裏
師云你作麼生庵云却被某甲一口食盡師云滋味
如何庵云甜者自甜鹹者自鹹師云未在更道庵云
某甲謝茶便禮拜師深喜之又一日師集衆乃舉拂
子云世尊拈一枝花老僧舉一枝拂且道是同是別
庵出禮三拜歸位師云者瞎驢遂擲下卽出從上源
流衣拂并書法偈付云沿流一段事竟無頭與尾付
與師子兒哮吼滿大地師於崇禎壬午十月十一日

說偈而化嗣法三人庵出世嘉興金明寺

方跨門來陷虎才 當機掩耳起風雷

雖狀不犯將軍令 爭奈洪音徧九垓

拈花舉拂太勞翁 同別尤看大賚功

三拜袒肩歸位立 高提祖令振寰中

臨濟第三十一世嘉興金明介庵悟進禪師初受請
徑山萬壽寺結制及住餘杭廣福武康天池禾之金
明諸刹皆應時也牧公道者項謙髫年首謁博山余
集生諸老以向上一著苦究念餘季礙膺不釋後於
順治庚寅別駕八閩漳州壬辰歲暮瓜代至福州見

粵東華首空隱禪師飛錫過閩本分接入之暇亦贊
念佛持咒蒙授准提懺像歸送楞嚴重梓流通一日
禮懺口宣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之句
忽然身心脫落遂述偈曰一手拈磬一手鼓今日捉
敗無位祖觸處逢渠本現成恒河沙國佛一母後叅
天界浪和尚浪曰聞你幼季見博山余集生諸公是
否公禮曰今日特特禮拜和尚浪曰除却搖唇鼓舌
豎指揚眉處還我到家語來公叉手默然浪頷之己
亥春叅金明本師問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如何
是差別智師云差別且止喚甚是涅槃心公舉拳師

云灰了燒了在甚麼處公纔開口師震威便喝公從此冰釋又作十二時偈以自娛輒呈師師接過曰者箇是紙墨還別有麼公展手視師師乃休又一日師拈香墜問曰無情如何說法公曰和尚拄杖子踈跳去也師復勘問公拈墜擲地叉手而立師拾墜置於几公曰無情說法竟師休去一日師刻蜜蜂頌將竣師曰病朽觀你蜂頌頗恰意但要問你日出扶桑大地紅是何意旨下一轉語可付諸梨棗公云適問箇是什麼師哂之公卽呈偈曰聊聞舉著便承當好肉無端已剗瘡著眼機先看端的頂門誰不帶扶桑師

印可卽書法偈付云維摩之疾好承當痛處何妨奚艾瘡眼正心光扶祖道任教烏兔起滄桑并授拄杖名曰真本

頌曰墜香拈起貴知音 擲地酬來星斗沉

莫謂一機全殺活 當場須是芥投鍼

重重伸問幾人知 日擁扶桑示孰齊

自古迄今輝宇宙 夜深舞袖入岑西

撰述

北遊者游沙

三

偈頌

十二時偈

平旦寅翻來覆去顯無生徧歷山河無覓處那知只在剎那頃

日出卯不涉思惟豈弄巧驀然築破者孃生恆河沙劫一時了

食時辰拈盂舉筯是何人日用尋常承此力不移寸步現全身

禺中巳了朕一念渾無事饑餐渴飲睡來眠妙用頭頭靡不是

日中午無影樹下一片土一鋤翻轉作園林閒時一
笑空今古

日昃未本來一物無頭尾雖狀不履亦不衫日夕足
跟原點地

晡時申祖道從來付國臣橫身擔荷恁麼去隨處安
閒絕比隣

日入酉此事如同池底藕青蓮透出自淤泥涅而不
溜渠不朽

黃昏戌大道現成何得失拶破面門休歇渠何云天
地同根實

人定亥洞明此道誰隔礙上拄地今下拄天也是貧
兒思舊債

半夜子生來四十有二齒自此親見道人來左之右
之難掩耳

鷄鳴丑癡狂見影兩頭走須知別有好風光穿破布
衫露出肘

金明老人移梅掘溪土得斷碑半截額有宋天
封佛慈禪師蜜蜂頌五首賡和原韻

花林一望發真機幾箇英揚得採歸昔日隨緣又隨
隊今朝同路不同飛

陸有山兮水有涯幾曾歷盡拾歸衙揚眉努目承渠
力百草頭邊顯作家

逼塞虛空薰透時層層脫落盡掀離些些家計和盤
出却與時人甜入脾
君看投窓昧已允鑽研未透卻忙忙驀狀一轉翻身
去徧地清涼直下當

八面玲瓏絕比桐一絲不掛夏神通回頭識得鉞鋒
處日出扶桑大地紅

己亥仲冬贈素穎法兄

八閩候師翁扶雲杖浙東錫飛千里外行止妙高峰

予忝同叅列時窮道不窮堪嗟人世醉期振啓寰中
子先羅道兄見過并賜佳什和答二首

天地爲吾廬白雲自落落時坐對青松身心付寥廓
其二

惠狀破蒼苔過贈珠璣語無物可相呈喫盞清茶去
拄杖

脫皮露骨播揚家醜驗盡龍蛇過人之首

瘦瓢

雲水途中隨處受用冷煖自知爲人所重

輾轢嚴道翁有瞿曇自畫張婆帳上像讚徧有

蘭花二本一日托罽譚鄴侯持一箋索和賦此

寒責

一種幽蘭徹九垓婆心切處卽如來紫羅帳裏真消息觸著當人眼豁開

庚子自題行樂

跌坐堂堂露碧睛手拈如意絕相呈鼻頭端的誰能覷折腳鐺邊覓俊英管日昆耶曾杜口今朝橋李夏生憚或問幾經遊化國齊梁吳楚閩燕京喫山是山兮水是水何嘗移易一星星

衲頭

捲起渾肱無縫披時八面生炎寒暑受用不盡知恩方可承當

竹篋

觸則黃金失色背則無處潛藏煅煉凡聖爐鞴全憑者箇舉揚

入園卽事

草履相攜入故園行行止止鏤頭邊爛泥有刺無人見踏著方知腳底穿

白拂

擲去收來自自由當機不薦若爲憂可憐逐塊承言

楊逵

楊逵表伯公

者掛向禪牀空白頭

掃地

古佛堂前精潔好是塵非塵一時掃拈放總由掌握
中清風明月光皎皎

庚子孟冬望前一日金明老人將無趣祖法

嗣路懶翁饑來喫飯困來眠偈出閱喜而和之

饑來喫飯困來眠少攜蓆帽漫遊燕自從識得曹源
路陸不乘騾水不船

饑來喫飯困來眠空手把鋤耕劫田一派清溪車轆
轤石橋不斷水潺潺

饑來喫飯困來眠癡不癡今顛不顛無限煙雲風捲
盡一輪杲日照南泉

饑來喫飯困來眠日炙風吹不計年獨坐堂堂人不
曉從今懶舉向人前

饑來喫飯困來眠鼻直眉橫囉哩連解得轉身些子
意味簾高捲月明前

饑來喫飯困來眠課子澆花絕世羶寒則普寒熱普
熱不須搔首問青天

饑來喫飯困來眠纔問當胸劈一拳直下若能親薦
得屠兒立地證金仙

饑來喫飯困來眠那管東西南北天男兒但得心空
第觸處何曾不現前

和普明禪師牧牛圖頌

未牧

青山綠水恣咆哮四顧三回路轉遙只管貪程爲太
速何知日用犯佳苗

初調

纔見牛兮驀鼻穿龕浮習氣急加鞭那時倔强橫馳
歪把定繩頭好一牽

受制

四蹄今已息奔馳放去收來無不隨且喜鞭繩猶把
握牧童何肯自爲疲

回首

溪山踏遍自回頭熟處生時性漸柔鼻貫一條成底
事不勞腕力暫相畱

馴伏

左盤右轉碧溪邊撒下鞭繩樂自狀幾度綠楊歸夜
月山童高臥竟忘牽

無礙

掉尾擎頭適自如縱橫脫略有何拘悠然一曲寒崖

〔棋述〕

上短笛吹開物外餘

任運

饑飡渴飲絕邊中倦卽和雲臥草茸驟步任教青嶂
外滿腔風月興偏濃

相忘

人牛共住此山中動轉施爲絕異同我本是渠渠卽
我不知南北與西東

獨照

牛無方所牧童閒懶把虛名落世間盡大地來無我
我不消彈指透重關

雙泯

人牛兩盡沒形踪今古相酬劫亦空本地風光一段
事歲寒松栢翠叢叢

甲辰春仲望後一日至折蘆菴晤牧雲和尚適
有曹村持菴金年翁念佛偈見惠索和聊爾率
責不計工拙也

彌陀無受亦無傳箇箇眉毛蓋眼前脚下道途真太
近返將掘地別求天

彼旣丈夫我亦狀彌陀誰不是同叅遇緣起感周沙
界起止何曾有數千

佛無先後達爲前貴在躬行不在宣一念翻身皆淨
土水銀墮地粒孤圓

實不虛

出

本曾林密卷全平念動即見嘉榮瑞雲禪師

甲辰春

望

一日至楞嚴卷第七外雲味尚

車爐美外林翠蒼蒼

人十兩盡與近親今古味開

雙光

書問

復丁司理書

頃讀手札內云不覺呵呵大笑要知大笑是甚麼又
云胸中平曠無物又是甚麼無物者卽物也百尺竿
頭仍須更進一步古德云莫守寒巖異草青坐著白
雲宗不妙是故吾輩於日用尋常中時看貪瞋癡從
何起滅貪則不止瞋則不反癡則不覺是以無窮之
苦互劫淪墮皆三者所致然此三者不踰乎瞥然一
念果能念起卽覺覺之不息雖至愚之人可以轉三
毒爲三德猶已指之屈信耳况智如老年翁者乎智

無二體用之克己則謂覺用之利私則謂智且覺之爲言如大夢忽醒智之爲言如夢中之盤算也故覺之與智少異耳是知年翁歷歲持誦金剛經實無得力處沒奈何只得向公郎饒舌當如佛昔爲歌利王割截身體節節支解佛於爾時實無四相若有四相應生瞋恨是故菩薩應離一切相如來是真語實語如語不誑語不異語者猶此推之年翁還有辱否瞋否病否應作如是觀

附丁士選來書

前小兒歸具述尊教云看了此字大笑起來得道

之人事過卽無怎麼如今還有在弟聞之不覺呵呵大笑覺胸中平曠無物始信有道之言能提人於污泥之中也先此致謝

復仲翁祝表兄書

別後承惠手錄諸書高誼如雲迄今銘感正想念間捧讀手教知起居迺吉欣慰遠懷并聞鹽臺世誼聚晤有期真天假之緣也又荷表兄垂念客歲小星兩愛繼亾之變遠蒙勸慰弟初時未始不動哀但哀而不傷也譬如明鏡當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妍醜交臨本尅常淨事過卽無本無朕跡猶如月印千江波

波悉見而月不殊如春行萬國在在同敷而春無跡
蓋其靈應無窮不可得而名狀所可喻而言者喜怒哀
樂春容月影耳而况娑婆缺陷世界缺則卒難如
意何往而非苦陷則卒難出離何往而非累故吾人
於缺陷之窟日用常行之中步步勘驗親證身非我
有心逐境生自然歿生不排而空愛憎不遣而化所
謂缺陷之窟頓成極樂之邦然達而不勇則身心二
執未能徹體解脫是以必先洞明自心貴在情死蓋
情不死性不活則於博地凡夫欲其直下轉識成智
心徑圓通無有是處故善造道者能於死生愛憎境

緣逆順難克之際本光迸露之頃著眼覷破不被現
行所轉始之謂大丈夫積劫無明一旦當下冰消猶
兵不血刃天下太平矣高明如我表兄以爲何如餘
則披晤時再請教不盡

雜著

跋夢堂法兄大師南溪小禪山八景

夢堂大師擔荷斷橋正宗開法南溪諸刹鼓破沙盆
震驚宇宙若塗毒鼓靡不喪身失命及讀小禪山詩
如青天白雲開遮自在麗空杲日爍破大千正所謂
咳唾掉臂盡是祖師西來意豈虛語哉良以自得之
妙暗合孫吳然玄酒大羹固非常流所能知味使見
誦警凜之何特八景發揮政如十字街頭拋碌磚磕
著當自知耳

諸經日誦序

是經從譯梵以來彙約群籍蚤暮受持緇素宗尚而此經一一悉從我迦文如來胸中流出得聞其一句一偈皆流歸八識田中機感合薰不可思議課持之功大矣哉朕信解受持者應不取於相無所住而生其心離其心而課誦是名衆生卽其心而課誦則非衆生衆生而能課誦是爲最上第一希有功德可淺視者乎顯如禪師深明佛旨精護毘尼以普賢之行濟度群有復能空諸所儲廣梓教典茲又刻此諸經日誦請序於余余曰凡斯有情皆具佛性惟心影現不離真如舍已外求不啻背父而逃夫般若華言智

慧也當知智慧與愚癡俱無定體悟此心卽愚而智迷此心卽智而愚故已開悟者雖嘻笑怒罵皆智慧也未開悟者縱日事琅函亦愚癡也首楞嚴云若能轉物卽同如來達斯旨者向未展此卷已前課誦竟矣

重建明心庵勸緣疏

佛之慈光靡所不燭紺容宮殿無方不顯小大有殊應機不二朕其福群黎啓昏瞶則如隨色之摩尼無往而不利也甲辰春仲遠近檀護布金得郡南象賢鄉敗屋數椽額曰明心恭請佛音菴主住持焚修闡

揚宗乘但越歷寒暄風霜蟲剝摧頽尤甚若不整修
仍同樹下敢告賢豪檀信見善樂助陳紅朽貫堪培
歷世之良因聞碧塗金必獲多生之勝報一飯能致
天福七錢尙感輪王且菴主髫年因念生歿事大棄
恩愛志披緇勤求聖道一衲脩狀自圓具以來秋霜
烈日薰修不倦則其爲四衆所敬羨也余更敬其識
卓見殊聯綴數語以勸云

太乙天尊濟度血湖拔罪寶懺序

苦趣茫茫淪墮劫海方從欲生旋從欲歿無欲無生
無生無歿惟超然三界者能之夫衆生業果種子現

行積劫所薰一旦盡淨掃除不甚難乎或曰無浸熾
也或曰寧遏制也然冬凋之木至春復榮幾幾不滋
蔓乎是以大聖慈悲立廣大方便法門許人懺悔益
懺其將來悔其旣違尤必仗無上至真顯演潛通爲
之救度而實由我心自爲救度華嚴論云如將寶器
直授凡庸如夜夢千秋覺卽隨滅道原於心外無
道福由禍轉受福還空自無上至真以至種種地獄
惟心所現如鷹化爲鳩笮心頓盡橘變成枳前味永
消故知有情無情各無定性但隨心變豈逐業生是
轉惡爲善之機從凡入聖之路慨自欲海沉淪衆生

莫覺血湖之罪女子尤深所以女年七十等諸男子
一年而況五漏其軀生前良苦歟後堪知是故懺悔
尤急獨可嘆者生具鬚眉軒狀男子聖賢可親經藏
可叅師友可範乃竟悠悠歲華纏綿情欲俛焉委命
泉路昏昏較之女人更當何如且人身八萬四千毛
孔一孔一血一血一湖故卽身是血卽血是湖一血
不淨一湖未渡慈航莫濟何處回頭此顯如師梓血
湖懺意也雖然欲其出死莫若無生欲知無生莫若
悟道執情破而真性顯習氣盡而大道成執則處處
瘡疣通則頭頭妙藥是非上根利智一聞千悟頓超

塵劫之功安能獲出血湖苦海者哉爲此因緣不覺
漏逗

重建文昌閣募疏

我禾文昌閣不一惟南關梓潼滙獨著以其水旱疾
疫之災禱之輒除毫忽弗爽此非特地之靈實有以
陰主之也且層樓翬飛爰立於鶴渚林巒紫翠中若
畫圖然憑闌四顧將脫塵氣而與造物者游亦大觀
也此廼先曾伯祖少溪公捨基勸建以啓後人之洗
心崇奉者嗣後三世五登一郡衣冠之盛肇跡於文
昌食報亦不淺矣自兵燹之餘一旦蕩然有識者過

而傷之今有圓悟上人勵志復興索余述其緣起用告十方善信伏祈見聞歡喜咸樂爲助其子若孫自邀文昌默佑鑄頑成仁陶癡爲慧未始不若前人之功名事業而永賴旂常呵護也况因果既驗於前必徵於後更何待余饒舌爲哉是爲序

梓童帝君本願經序

分教爲三非也合教爲一亦非也旣一矣復何所合以爲一而必合之以爲合而必一之著相甚矣且人生世間僅有善惡兩途念之正者爲善念之不正者爲惡行乎正而自見爲善與爲惡同是故仁人君子

日乾夕惕孜孜矻矻垂老而不敢休止者豈求福報耶完吾之所爲人而已儒釋道之論詳矣而世未能盡式於教者少爲之勸耳夫吾不能自勸而又不能爲人之勸虛浪一生造業啓殃究之老成墮落而莫可救藥實堪憐憫此顯如上人以梓潼帝君本願真經刊布流傳廣勸一切有情咸臻道化者也顯如一釋門衲子乃作是念而儒道家竟茫然不爲悔省視顯如宛轉婆心可不慚愧汗下乎余則曰不然儒釋道無分也無合也并無善也無惡也刊布真經者我之法施也而非吾之法施誦持真經者人之功德也

前非人之功德也何也法施無相功德無相經不二
乎一切法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

題建州浦城華藏菴募毘盧佛像

聞夫梵鐘罔叩則聲響不流蓮炬未燃則寶光韜耀
故像季起敬藉有聖容是猶托一鐘以曉千夢析一
燈以破昏衢也蓋由勝相而識諸祖由諸祖而辨道
場由道場而知天地由天地而測虛空由虛空以悟
自心自佛可謂尋流而獲源矣矧庸心鄙劣未克觸
途成觀若非散影分身曷以薰移其習密化其機故
我素穎法兄大和尚丁十法界於二心得四無礙

以崇善欲就閩浦成地居天大願牧道者聞而嘉之
遂述此以告衆緣凡我同仁善信覺路鋪金莊嚴妙
相庶幾緣而顯理緣而顯事事理雙彰事事無礙焉
所謂華藏界中無量功德者詎不在是耶



撰述

小治政

世世六